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传

第一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二三五回	一径入晶宫 广殿通明参极主 横空张绿网 长天无际遁飞人	3701
第二三六回	天末涌金轮 海气荒凉观日景 洞中惊黑眚 岚光明丽访仙娃	3725
第二三七回	云山无恙 道侣修真 玉牒生芒 妖尸惧祸	3755
第二三八回	绝艳迷入 尤物原祸水 行波入地 圣池走神婴	3776
第二三九回	复壁行波 潜踪穿秘甬 遗音示业 古洞困神婴	3799
第二四〇回	华日丽仙山 花放水流人独立 灵潭追魅影 星驰电射燕飞来	3823
第二四一回	急难脱身 英云双人险 玄机制敌 土木两无功	3851
第二四二回	穹顶舞寒星 沧海蹄涔迷鬼主 祥宫伤炼士 珠光剑气护仙娃	3877
第二四三回	双脱重围 无心铸错 独寻良友 巧意逢真	3894

第二四四回	厉啸落长空 电射屠龙驱丑魅 祥云封圣域 花开见佛拜神僧	3915
第二四五回	有相无生 七宝幢中呈瑞彩 先机若悟 小寒山上谒神尼	3943
第二四六回	款仙宾 清谈灵石筑 参慈父 同上武夷山	3968
第二四七回	灵石筑五女谈心 古杉坪二仙盗法	3978
第二四八回	喜得先机 良友关心辞小住 忧深末劫 妖尸失计召淫魔	4001
第二四九回	密室窥浓春 玉软香温惊绝艳 祥云消煞火 金光宝相走神婴	4031
第二五〇回	轻敌蹈危机 暗袭阴魔迷幻相 转安凭定力 内莹神智返真如	4058
第二五一回	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	4081
第二五二回	势蹙怅双飞 妄肆凶威残羽党 计穷轻一掷 自投罗网困金屏	4107
第二五三回	月弩荡阴霾 厉啸一声飞毒手 金幢压地肺 伽音九劫起真灵	4135
第二五四回	佛火炼妖尸 独指祥光擒艳鬼 莲花明五钥 重开宝鼎脱神婴	4156
第二五五回	无意纵凶顽 七宝腾辉穿秘甬 同心求圣籍 一丸神泥锁玄关	4178

第二三五回

一径入晶宫 广殿通明参极主
横空张绿网 长天无际遁飞人

女神婴易静、癩姑、李英琼、阿童、金蝉、石生、甄艮、甄兑和易静二侄易鼎、易震一行十人，自从得了那鳌极洞乌云叟的指点，穿行千百里寒冰雨道秘径，越过玄冥界天险埋伏，直达陷空岛内前面的绣琼原。由易静、癩姑二人入岛，求见陷空老祖，求取灵药万年续断与灵玉膏。陷空老祖为想试验这十人的法力，说明岛宫埋伏以及藏药的所在，令易静等十人穿破丹井中层所设阵图，深入丹室，自往盗取。到时，并令大弟子灵威叟接引十人。进了岛宫以后，连经诸险，始达阵地。费了好些心力，才将正反阿层阵图制住，元始宫位太极图中两个下达丹室的入口也各自现出。只是五行宫位神妙非常，只有同时镇制，或者同时离阵飞起，上下两阵立即自返本来面目，均可无事。否则，休说去掉一入，只要各宫位上镇制的人稍一疏神，立生出无穷变化，同时丹穴也为下面吸引上来的元磁真气所封闭，再想下去，更是难极，闹得上下十人，一个也无法分身。

众人愁思了一阵，易静见实无计可施，正打算运用玄功人定，飞出元神，冒险下去。忽见阵外飞进一幢青白光华，中拥一人，似是深悉此阵微妙，绕行于各宫位之间，等把全阵绕完，忽似流星飞堕，

直往下阵太极图中入口投去。虽然事出意料，十分仓促，易静神目仍看出来人走过癡姑身侧下阵之时，青光微闪，略停了停，好似和癡姑说了一句话，方始往下飞降。再定睛往下一看，癡姑面现惊喜之色，手持一物，正在观看，并向金、石四人摇手，不令多言。心中奇怪，方欲询问，癡姑已用本门传声之法说道：“大功将成，事机匆迫，此刻无暇多言。少时如和新来这位道友同去霜华宫中，请由妹子先向主人致词，然后师姊相机发话。”易静知有原故，刚刚回声应了，下阵太极图中圆眼忽然开张，那幢青白光华忽又冲起。身后脚下平空激射起一蓬玄色光焰，刚刚冒出洞口数尺高下，吃癡姑运用佛光往下一压，立即退回。太极图形，复原如初。那青白光华也停在癡姑面前，现出一个人影，正是适在冰原地底秘径飞行时所遇到的灵威叟之子灵奇，只见他递过一个五寸大小的晶瓶和一个玉盒。癡姑知是那万年续断和灵玉膏，连忙接去，并将适才借看的一面小晶镜交还。

大功告成，因在事前得了灵奇密告，各自心有默契，更不多言，一声号令，连金、石等一共六人，一同飞起。身刚离开五宫光往，阵中风雷大作，立生变化。知是下阵复原应有现象，也不去理它。眼看飞到适才遇阻的冰层所在，那六根光往结成的战门重又倏地涌现，阻住上升之路。虽然门并不大，四面尽多空处，可以绕越，面癡姑知机，不敢冒失。正待观察清了阴阳向背，仍用前法穿门而过，忽见左边门内匹练般飞出一股白气，直射灵奇，势疾如电。灵奇方欲逃遁，已是无及，晃眼间，将人卷入门内。

癡姑等抢救不及，忙即加意戒备时，猛一抬头，上面已被冰层隔断。五人方在惊疑，进退不决，忽见灵威叟满面愁容，由右门飞出，朝癡姑使一眼色，说道：“家师不知囊子近已投入到贵派门下，因他奉命来助道友等盗取灵药，家师得知大怒，已用法力擒去。老朽适才奉命，来引诸位道友去至霜华宫中谒见岛主，到此方知。见

了岛主，还望分说一二。易道友已先接引，现在门内，请同去吧。”癡姑闻言会意，抗声答道：“本来我等以礼求药，允否任凭岛主尊便。原因岛主欲试后辈功力，命自往盗，又承多所教益，爱护周至，所以我等不知禁忌。令郎灵奇，近蒙大方真人接引，已是二师兄岳雯弟子，乃我等师侄。因知岛主阵图神妙无穷，我等十人各要镇压宫位，一人也难离开，知他来此省视，逗留幽冥界外，特意令其暗中随来，相助取药。岛主必当他不是我等一行，所以错怪。少时拜见岛主，自会陈说详情。想岛主山海之量，决不与我等末学后辈一般见识哩。”灵威叟闻言，立转喜容，也不多答，微微含笑，点首示意，便邀五人同入。

这次战门以内又与先前不同，也不甚觉寒冷，只是光烟变灭，闪幻不停。一会工夫，眼前一暗一明，定睛细看，五人业已走出门外，那座战门已不知去向。易静等五人也同时到达。那立处既非来路，丹井上下也非日前易静、癡姑二人所经之地，乃是深居海底的一座水晶宫阙，与紫云宫情景又大不相同。紫云宫是珠宫贝阙，深藏海眼之下，海水被宙极真气托住，上面又有日月五星和乾天太乙真气一吸，空出中门千余丈高下，仰望上面，水云隐隐流走，一片清碧。所有宫室园囿，均位列在陆地之上，虽有湖沼溪流，均是极清的灵泉，看去仿佛另是一重天地。陷空岛水宫，却是只在深海之中，全水宫多半是用万丈冰原以下所凝积的水晶建成。虽然也有园囿院落以及空旷之处，不是主人法力禁制，便是借用北极真磁和能辟水的法宝珠玉逼开海水而成。众人所经之处，乃是去往霜华宫的一条水晶长廊。其上方和四面是海水包围，所有宫室廊榭俱都高大异常。这条长廊长几十里，高达四五十丈，宽约二三十丈，两边是二三尺厚的晶壁。廊内有两行粗可合抱的寒金宝柱，上面用深海中所产丈许大一片的五色贝壳为顶，由入口处用白玉铺成的雪花形六角圆门起，十步一柱，两相对列，衬得当中廊路笔直似直，直达十里以

外一座高大雄伟的宫殿旁边。如换常人至此，一眼望过去简直看不到底。那两列寒金宝柱，射出万道金光，与顶上五色贝壳互相映照，五光十色，陆离璀璨，闪幻出千重霞影，无边异彩。晶墙外面，碧波澄静，海沙不扬，廊内晶光外映，一片空明，多远都能看到。时见深海中所产奇鱼、介贝之类，大者数十丈，小亦大如车轮，异态殊形，不可名状，远近游行，此去彼来，动止悠然，甚是从容。看去好似无数大小奇形怪物，凌空浮翔，直不似在水内，另是一种笔墨难以形容的奇丽壮阔之景。便是易静、癩姑、金、石诸人见多识广，又曾见过紫云宫水仙宫阙的，也都暗中惊赞不迭。

十人会齐以后，仍由灵威叟前导，顺着水晶金柱长廊一路步行观赏过去。那尽头处是一六角形的广亭，贴着晶壁，每面均有一排白玉坐处。过去十多丈，有一个与回廊差不多大的月亮门，也是白玉所建，这便是霜华宫左门入口。灵威叟引了十人，先去亭中坐待，自往门内走去。不一会，满面愁苦之容，走了出来。方说了句：“岛主延见。”便听金钟之声，长廊回应，音甚清越。钟鸣了五下，跟着奏起细乐，法曲仙音，笙簧细细，又置身在这种水仙宫阙以内，越觉入耳清娱，心神为旺。众人闻得乐声相隔尚远，多觉这么大的珠宫璀璨，除灵威叟外，竟未遇一人，宫门又无守侍之人，便是先在岛宫初见主人时，门下徒众也是寥寥无几。这么好的仙府，空无人居，岂不可惜？方在寻思，人已走入门内。里面乃是一座比廊还高的广庭，五根玉柱，分五方矗立地上，每根大约十抱以上。往右一转，走向当中一座三十多丈高的宫门之下，那两扇满布斗大金钉的白玉宫门，正向两边徐徐开放。立由门内闪出两个高几两丈，形如巨灵，身披甲冑，手执金戈的武士。门内又是一座广庭，地比门外还要广大。当中陈列着九座丹炉，也是寒金所制，大小不一，形式也不一样，九宫方位排列。炉前各有一个玉墩，上设海中异草织成的锦茵。当顶一面八九丈方圆的宝镜，正对下面，似是主人炼丹所在。

正行之间，耳听喘息之声。回头一看，原来入门左右，两旁有一直排长架，架上悬有好些铁环，离地高约十丈，每三环为一套。环下各有五角形、六角形的铁钵，形式不等。左边第二串铁环上，倒吊着一人，正是灵威叟的爱子灵奇。头、腰及足，各有一环紧束。下面铁钵之中，燃着一蓬怪火，寒焰熊熊，色作深碧，似欲升起。虽还未烧到灵奇头上，看去神情已颇苦痛。癡姑虽然打点好说词，想向主人求情释放，心终不能拿稳。又见灵威叟面容惨沮之状，料知望少。一面盘算愁急，一面随同前行。那对面本是一个三四丈大的小圆拱门，忽然开放。这丹室内，本有十六名侍者，一色白衣，分立在四边角上，看去都似常人修炼，与把守宫门的武士不同。那门一开，中有四人，手中各持长鞭，即往灵奇身前走去。方疑有入行刑，灵威叟面上忽转惊喜之容。随见门内走出一个与灵威叟装束相似的中年修士，手捧一面玉牌，人在门内，先向灵威叟含笑示意。到了身前，对众人道：“岛主因灵奇乃大师兄之子，不合擅入丹井，献媚外人，盗取灵药，接着岛规，本应严刑处死。适才天乾山主驾临，言说路遇大方真人，此子果已投到峨眉门下。岛主本令诸位盗药，并未禁其约人相助。并且诸位道友已然穿出战门，将上下两阵制住，符了岛主初意，灵药本可唾手面得。只缘匆迫之中，尚未悟出太极、无极两仪分合之妙，不能下去。此子受仇人指点，乃父徇私相告，已明阵法。为图省事，逞能卖好，乘虚面下，灵药虽然得手，几乎将元磁真气引发，生出事来。如非有人说情，决所不容。现已看在天乾山主情面，又念此子实是峨眉门下，适才所说，并非虚言，破例宽容，连大师兄也一并免责，命我传令释放。少时，仍由大师兄率领随同进见，岛主当面尚有话说。”

① 众人闻言，自是欣喜。灵威叟更出意外。那中年修士说完前言，便走到环架之下，先将手中玉牌朝那下面铁钵一照，牌上射出一片银光，飞入钵内，钵中寒焰立即熄灭。回顾旁立侍者，说了句：“奉命

释放。”内一侍者，便将架旁所设六角形的铁牌扳回正面。灵奇便自飘然下落，面上苦容虽仍未敛，神态依旧倔强，一言不发，走到易静等十人面前，却恭恭敬敬分别行礼，各叫了声师叔。这时双方面对面，易静等十人见他不仅一身仙骨道气，是个上等根器，并且相貌身材，均有几分与岳雯相似，比起英琼的米、刘二徒要强得多，无怪乙休要为引进。自己这一辈同门中师兄弟，刚下山不久，便收到上官红和他这类人物为男女弟子，好不欢喜。

易静见他的面上忿容未敛，心料主人居室密迹，灵威叟又连话都不敢和爱子说，可知威严。自己不便明言，只得借着和来人说话，示意道：“后辈等愚妄无知，以为奉有岛主明令，率意行事，冒犯威严。多蒙岛主念着家师情面，爱屋及乌，宽恕灵奇，感谢无极。现在灵药求到，急于回山医治伤人。敬烦二位引往拜见岛主，敬伸谢忱，并领教诲如何？”那修士笑道：“诸位道友入见岛主，应由大师兄引往。不过此时忽有仙客到来，尚烦少待，尊意当为转达。贫道复命去了。”说时，看了灵威叟父子一眼。灵威叟也略举手，示意相谢。那修士微微点首，返身往门内走去，门随关闭。那刑架两旁的侍者，也各往壁间走了两步，身形便隐。易静才知各宫至长廊，均有轮值之人，另有隐形之法，只是看不出来。适才宫中奏乐，乃是天乾山小男到来。先那五下钟声，许是召见信号。因灵威叟尽管面转喜容，依然不发一言，神态庄严，也就不便多问。金、石、阿童、易震等五人，几次要想张口问话，均吃易静示意止住，俱各站立当地。等有刻许工夫，众人方想对方毕竟不是玄门正宗，故有许多排场做作，彼此微笑相看。乐声再奏，一会止住，圆门二次开放。门内又走出两个第一次人岛所见侏儒，朝灵威叟和众人各举手一让，分立两旁。灵威叟道：“天乾山主已行，众位道友请入宫吧。”随引众人入内。

众人进门一看，里面乃一座外五内一，六间合聚一起，形如梅花形的宫殿。外五间，俱作花瓣形，分向五面。当中一间圆殿，各有一

门，与五间对通，比外层高出三十余丈。殿门外，设有四十级半圆形的台阶。因每间宫室均有百余丈宽深，靠近殿阶一面虽然较窄，也有四五十丈。殿阶与外室里进一般宽度。这殿因是居中，每面各宽四五十丈，又有三十多丈玉阶直达下面。各室虽然隔断，两边都是晶墙，一望通明，全景毕现，一目了然。这七八百丈方圆，一座通体玉柱晶墙，银辉如雪，空明如镜，不着纤尘，端的伟大庄严，清丽雄奇到了极点。至于陈设之珍奇，仪仗之瑰异，珠光宝气，眩目夺神，犹其余事。令人置身其中，直疑月中仙府，亦复不过如是。宫中侍者，除在阶前持仪仗的甲士身材高大外，多是侏儒，为数不下二三百人，分在五间宫室之内排列侍立。

等到历阶面升，进入殿门再看殿中心梅花形宝座上，跌坐着一个身着白色道袍的矮胖老者。生得面如冠玉，突额丰颈。两道细长的眉往两边斜垂，其劲若针，配着一双长而且细的神目，蓝电也似，光射数尺。大鼻露孔，阔口掀唇，略带着微笑之容。除却唇红如朱外，通身形貌衣着，更无丝毫杂色。身后站立着一排甲士，各持羽葆霓旌，也是寒辉照人，其白如霜。适见寒光、玄玉二童，也分立在宝座左右。全宫甲士、侍者以及道童之类，各有各的服饰，全都一律，连身材大小都差不多。此外，宝座两旁，还分三行侍立着数十个弟子，前见修士也在其内。后面两行似是两代徒孙，多近似道童打扮。高矮胖瘦虽不同样，装束却都一式羽衣星冠，云肩道髻，备极清丽华美。独头排弟子不足十人，多是纯道家的打扮，服色既非一律，质地也极平常，决非蛟绡冰蚕织成，比起末两代徒孙和那些侍者道童所着质料，相差天地。

众人见了这等势派，心里虽不甚佩服，表面也不得不装作恭敬。对面宝座上端坐的便是陷空岛主，威仪凛凛，自身终是后辈。又见灵感叟已先上前拜倒，口称：“峨眉齐真入门下十位道友，率领灵奇进见。”陷空老祖微一点首，灵奇便起立侍侧。众人不便再多张

望，随同上前，正待躬身下拜，陷空老祖将手一摆，笑道：“我与令师只是神交，易贤侄的令尊与我交厚，虽是后辈，先来已然礼拜，此时毋须太谦。我僻居极荒，终日静坐，久习疏懒。各方道友来访，多不离座，只以奏乐迎送，也不作客套。请各就座吧。”说时，众人觉对方手伸处，立有一股奇寒而劲的大力逼来，将身挡住，不令下拜。知他天性奇特，不应违忤。又见座左设有一排十个玉墩，上铺海草织成的白色软席，便同称谢，分别就座。易震年幼辈低，坐于末位。灵奇便侍立在他身后。灵奇之事已了，无庸赘姑解说。仍由易静为首起立，躬身敬谢赐药，指点成全，以及宽宥灵奇之德，并请教海。

陷空老祖道：“我承令师不遗荒远，附于交末。又知他和各同门道友闭户修炼，无暇分身。请位小友是他门下，既然需要，理合相赠。一则，此药所存无多，爱人以德，不愿来人得之不易；二则我将来有一为难之事。因我闭门静修，地处僻荒，为免烦扰，在本岛周围设有禁制；加上玄冥界天生阻隔，又借极光真磁之力颠倒阴阳。外人固不易推算我的虚实动静，我也不愿与闻外事，作法自蔽，益复孤陋寡闻。那巽宫冰蚕和万年温玉，落在诸位小友手中，尚无闻知，适才才听天乾山小男道友说起，真乃快事。只是得信稍迟，因欲试请位小友道力，致有盗药之举，白白多此一番辛劳，实为愧对。尚幸有此一番经历，将来不为无益，令师当已知我用意，想也不致笑我量小。此番所取的灵药，乃我最初采炼，取材配制，极为精纯，所以深藏丹室之内。那丹井，乃元磁真精所萃，与极光发源之地直相对应，酷寒烈冷，无与伦比。如不得我心许，便到时不另发动，这两间混元精气与他为难，也难如愿相偿，并要视若仇敌，更凭多大道力，也盗不去了。

“灵奇所得，实比以前孽徒所盗灵效远胜。灵奇之父，是我嫡传大弟子。灵奇平日妄冀天仙位业，不愿随乃父归入本门，人各有志，也还罢了。最不合是心存鄙薄，急难来投，又不安分，屡在外面生

事，以致乃父为彼忧劳。我以前不许他入境，也由于此。这次更是胆大妄为，勾串乃父，得知阵中机密，私入丹室。已然将我备赠的灵药取到手内，临行又起贪心。却不知两间混元精气何等威力，连我在此修炼多年，深悉微妙，尚且只能以法力运行，小心谨慎利用，不敢和它相抗。他一末学后进，新近不过乃师坐化，得了几件遗传的法宝，便不知自量，轻犯凶锋，几为妖邪所杀，侥幸才脱毒手。日前乙道友夫妇于四万里外追逐二妖人来此，被他无心巧遇，幸蒙成全，赐以灵丹，方得复原。又复不知利害轻重，任性胡为。如非佛光神妙，应变迅速，那元磁精气刚被引动，便逃上来，太阴真火未被引燃，不特诸位道友功亏一篑，丹井下层穴口为混元真气封闭，急切间连我也难为力，便他本身也必化成灰烬了。此时形势奇险，他那几件法宝虽不寻常，但无一件可与诸位小友相提并论，稍差瞬息，立肇巨变。

“大弟子虽然犯规，一则，念他从我多年，一向忠诚，功足补过；二则，父子天性，舐犊之情，贤者不免，尚可略施小罚，加以原宥。此子却是万容不得。如非小男道友代乙道友向我致意，又是齐道友第二代徒孙，照他被擒见我时，那等桀骜不驯的情景，纵看乃父情面，不戮形神，至少也应打他三百寒鞭，日受冷焰之刑，三年之后方始逐出，永不许他父子相见。现我虽因乙道友和令师之故，将他释放，但我丹井二图机密，已被他知悉，与诸位小友只知镇制五行宫位不同。他又逞能卖好，尽管事前曾向乃父立有重誓，决不再告他人，泄漏大约不敢，但异日再如有入需要此药，难保不自告奋勇，又来盗取。其实齐道友为入，我本敬服，如再需用，只凭一介之使，立可取奉。此子如再行险，那时被我擒到，我话已说在前，休怪我不讲情面。

“至于我向令师借宝，并在今日来人中约一二小友相助之事，此时尚难明言。已然拜托小男道友，或是由他亲往峨眉面谈，或以

飞书向令师请借，到时自知，毋须先说。此药用法极简，只须将万年续断所制炼的药锭，先由一道力较深之人运用本身纯阳之火，融化一头，使化成真气，透入断骨筋脉之中。等其充满经络，再将灵玉膏在接榫处敷上一圈。晃眼气血贯通，精髓充沛，视各人本身功候如何，至多两三个时辰过去，便可复原。在四十五日以内，任多厉害恶毒的邪法飞刀，也自无妨。痊愈后，筋骨之力反倒比前健强轻灵，并无残痕。何况事前又有大荒神姬的灵药，先为保全，便隔百年，也可接上了。我想峨眉开府，门人四出行道，强敌众多，异日难保不需此药，而数万里冰山雪海，往返艰难，跋涉不易，此次所得，足供十人之用，余药善自保藏，留备不虞便了。”

易静见灵奇面上仍带傲容，初见不知他的性情，料必甚刚，又非自己门人，只凭乙休一言，并连本师尚还未拜过，暗忖：“岳师兄虽然性刚，外表何等和易近人，怎会收下这么一个倔强徒弟？此时如令勉强服罪，反着痕迹。”想了想，只得躬身应诺，率众拜谢赐教，一同辞别，仍由灵威叟送出。走出两重室，回到甬道尽头宫的六角亭内，灵威叟便请众人止步，说道：“诸位道友，大功告成。小儿叨列门墙，从此得受教诲，可免失足，去了老朽一件心事。此时无须再走回路，请由此亭上升，即可透出海面了。”说罢，手掐灵诀，将手一指。只见脚底四壁云光乱闪，眼花缭乱，身子便似驾云一般，被托着上升，那亭顶也似相随上升。虽不似飞遁迅速，却也相差无多，不消片刻，忽然停止，眼前光华电掣，一闪而过。再看那亭，已停在一座极险恶高峻的海岛之上。亭外波涛险恶，排荡如山，海气蒸腾，天色阴暗，一上一下，融会吞吐，合成一片混濛。非特不是陷空岛上空，连那奇峰罗列，景备四时，满生琪花瑶草，冰树琼枝，四外更有碧嶂丹崖，环若城堡的千里绣琼原，也不知去向。

众中只易静一人知道，此乃陷空前岛，已然远出绣琼原外，孤立绝海之中。余人多不知悉，方欲询问。灵奇也要开口，吃灵威叟

怒视了一眼，随手递过一封柬帖，灵奇便不言语。众人以为有什么关碍，也各住口。灵威叟笑道：“语位俱知途径，老朽尚须回宫复命，恕不远送了。”随将手一指，亭中晶壁便开了一面，引众同出，举手作别。灵奇又似要开口询问，灵威叟忍不住怒骂了一声：“冤孽！”灵奇又复住口，满脸俱是愤激之容。众人均不知何故，因见灵威叟已重改笑容，举手作别，便各为礼，遥向对岸来路飞去。因有灵奇引导，一直飞入来路冰谷之中。

易静暗察灵奇，容止甚是恭谨，只是面色又改作愁容，知有心事，也未询问。到了秘径入口冰壁之下，便令行法，移开洞外冰壁，同飞入内。飞行了一阵，上面玄冥界严关已由地底飞越过去。英琼因见众人连日辛劳过甚，颇耗心力，来时匆促，这甬道秘径未得细看，再来又是无日；且喜大功告成，前路明坦，再无梗阻；回去医治受伤诸人，也不在此一时半时留连耽延，便提议把遁光放缓，一路观赏过去。易静笑道：“现在我们的行踪，主人必已尽知，更无顾忌。就要回到神火峰脚鳌极洞去，约乌神叟同行，我们索性赶到那里歇息，不是好么。”

英琼方想说奇景难逢，意欲浏览沿途景致，灵奇插口说道：“易师叔还以为乌神叟还在洞中等我们么？他已被乙真人命一海底精灵穿破冰层，借一灵符，由地底避开火源，深入洞中将他连新脱体的元灵，带那一副躯壳，全带走了；不然的话，岛主适才还不至于那样毒恨弟子，连家父也受其累呢。现时神峰那面出口的晶壁，已被岛主用法力封闭。只因这条秘径将来尚有大用，临时变计，不曾变动，全行堵塞。行法之际，未及将入口一面封闭，恰值天乾山小男到来。他本意是想我们归途改走海上，绕越玄冥界边境，不经冰原神峰旧路，由极海飞渡冰洋回去，所以由前岛语出。他因这些多是丢人的事，不好意思向诸位师叔明言，以为我知归路已断，必请诸位师叔全程改走海路。弟子一则气他冷酷无情；二则日前无心中发现

一条昔日地震时的通脉，一直可以通到离此三千余里的冰洋尽头，与极海交界之处，比由陷空前岛起身，海上飞行，可免去玄冥界天险阻碍和沿途数十岛的那些精灵盘诘拦阻。他们虽有几个认识弟子的，只要互相传告，便可无事，到底要费口舌。何况正邪本是水火，他们和异派妖邪颇有交往，稍有词色不逊，休说师叔不容，弟子便看不过去，未免麻烦惹厌。

“霜华宫中圆殿之上，有一摄声照影之室。岛主平时安静成习，长年无事，不去留意。先前弟子私混入宫，他已失察，已自后悔。我们走时，必将一元五宫的圆殿行法转动，让此室生出灵效，观察行踪，我们一言一动必被看出。家父和弟子都是满腹心事，不敢倾吐，连弟子想借宝暗查，都吃家父止住，故此入门未敢开口。他见我们仍行原路，定必生气。不过此人性情虽怪，却还讲理。家父又是他成道以前恩人，自从入山修炼，便拜他为师，相随至今，不便十分严酷相待。因在事前未令我们如何走法；又以乌神叟泄漏机密，引入入内，与家父无干；至于家父爱子情深，使弟子私入秘径，已然处罚，不能二罪重科。总之好些关碍，不便封闭全径。更知诸位师叔法宝神奇，万一阻挡不住，更是丢人，干生气，无可如何。玄冥界外的事，他本难查见；就能行法推算，也不肯费那么大的心力。昔年震源脉络径路暗藏地底，密如丝网，十九吃他堵死，单单把引往海中的一条震源通路留存完好。当初命来查看秘径的又是他的门人，他本入不曾亲来，又凑巧秘径里面的入口恰震塌了十来丈，和别处堵塞的震源通路相似，就此忽略过去，万想不到会被弟子发现。此时他忿气难平，知一为难，反倒不好；若装不知，诸位师叔必以客礼自居，不肯施展法力，损毁这条秘径，到了前面通阻时，经弟子说明前情，自必折回。依弟子推测，不特来路人口已吃封闭，甚或已运用元磁真气，把玄冥界禁制，移向地底，欲使我们进退两难，困上两天，向他求告。然后再装好人，命家父进来接引，仍由原路退出，改走海

上，以戒我们行动轻率。表面客气，暗中出气，挽回颜面。诸位师叔，他将来有借重之处；盗药又是心甘情愿。便是私行秘径，深入绣琼原禁地，也都算是乌神叟的罪过，与诸位师叔无干。对于弟子，因不肯投在他的门下，这次又来盗取灵药，自然痛恨已极。异日弟子思念家父，不免来此省亲，只要入境被他发觉，必不善罢，纵是峨眉门下，恐也不肯甘休呢。”

说时众人已停了下来。易静问他：“适才你们父子分别，面带愁苦，有何心事？”灵奇答道：“弟子自在中土为一妖入所伤，逃来此地。家父向乌神叟求借灵药未成，弟子实不愿损人利己，家父也不肯做那乘危要挟之事。但见弟子真元耗损，日久更难复原，岛主灵药又是坚拒不与，爱子情殷，到处求人帮助。日前偶晤近岛一旁门中妖道，言说极海冰洋两交界的夜明岛的深海礁石脚下，寒泉眼里，新近由南海逃来一条九首神鳌，修炼千年，内丹已成，正好合用，并传了钓鳌之法。家父因连日宫中有事，不能在外久延；又以那神鳌通灵变化，十分狡猾，虎头和尚为它费了好些年心力，不曾到手，反为此事几乎吃了天乾山小男一场大苦，钓它煞非容易，不是短时日內所能收功。家父因无法亲往守钓，只得传授弟子两件法宝，命往那岛钓取，先由妖道和家父引出。弟子知那九首神鳌海底潜修，并不害人，自将内丹炼成，便受异派旁门覬覦，无故夺它内丹，心实不忍。就说家父能够助它兵解转世，它生再去引度，总不如它原有自修，功到自成的好。我有心不去，但父命难违，又体家父爱子之心，只得同去那岛上。”

“第二日，九首神鳌便已警觉，浮出海面，口吐入言，向弟子哭诉近年经历之苦，说了好多可怜的话。弟子自然更加不忍，不特不肯伤它，反助它免去一难。双方渐成忘形之交，弟子假托守钓为由，也就移往岛上崖洞中居住。神鳌为了报恩，和弟子说，南海紫云宫附近海中，产有一种神树，每四百九十一年结果一次，每次只有两

枚，补益真元，不在内丹以下。它能有今日，也由五百年前服此灵果之故。恰巧不久结实，又是深植数千丈海底，仙凡均难发现。不过此去须由它仇人巢穴经过，恐被发现。并且它近日正该遭劫，幸仗我相助，得以转危为安。仍不十分放心，打算再候数日，过了它应劫之期，再行代我前往。正谈笑间，忽见两道深红如血的光华，由岛侧上空急射过去。晃眼之间又是一道金光和一遭青光合并一路，朝后急追过去。都似长虹经天，流星过渡，神速异常。青光中并且还发出一丛光雨，往前直射，比那遁光还快，直非目力所及。那空旷无涯的海天，只瞥见一眼，便在上空飞逝，无迹可见。弟子看出后面青光虽然正而不邪，法力也极高强，但嫌霸气太重，是否玄门正宗还拿不准。那金光却一望而知，是正教中前辈长老。前逃的两道红光，定是左道妖邪无疑。神鳌见此威势，早已遁入海底，连声呼唤，都不肯出。

“弟子正朝这四道光华去路凝望，暗忖：‘这是哪两位前辈仙长，有此神通？真是生平罕见。’待了一会，后两道光华忽然飞回，到了附近，青光停在空中，金光倏地飞降。因神鳌说难期恐还未过，而来人无端下降，也许刚才路过发现神前，想要擒杀之故。弟子平日功力，已和来人相去天渊，何况又值重创之余，方替仙鳌担心。哪知来人竟是大方真人乙休。弟子前次遭难，家父往峨眉寻郑元规求药未得，反受那厮忘恩挟制，多亏乙真人赐药解救，所以忙即拜谢前恩，叩问来意。才知乙真人同韩仙子由铜椰岛起身，便什事不问，专一寻找韩仙子前往铜椰岛途中路遇的两个隐迹多年的仇敌，报仇除害，先后跟踪搜寻了二十多次。尽管每次结局均胜，并还诛戮了仇敌好些党羽，但这两个元凶首恶狡诈异常，飞遁神速，邪法又高，总是逃脱，未伤分毫。这是最末一次，为了迷时一句狂言，将乙真人夫妇惹恼，由中土数万里外穷追到此。二妖人且斗且逃，一连已数日夜。沿途好几处同类妖邪俱为他所累，将乙真人夫妇引上门来，